

鮑思高神父教育方法裡的策略（下）

亞瑟·林迪



鮑思高神父不但對教育有著全面的了解，對扶助也同樣有全面而透徹的觀念。他心目中的扶助就是為青年而做的全部愛德行動。這個詞常見於鮑聖行傳，是預防教育法的先聲。

扶助：教育中的重要觀念

「扶助」和預防教育法在基本水平上有相近的意思：在內容和宗旨的水平上，它們表示為青年身心的需要所做的事；在教育策略的水平上，它們表示教育者為青年的「警醒」和「臨在」。

鮑思高神父最初幫助邊青的努力完全發揮了「扶助」的意思：

我開始從經驗學習，當青年從懲教的地方釋放出來時，如果他們能找到願意做朋友的人去照顧他們，在瞻禮假日上扶助他們，幫助他們找到有好僱主的工作，並在週日上不時探訪他們——這些青年很快會忘記過去，並開始修正他們的行為。他們一一變成良好的基督徒和正直的市民。這就是我們祈禱院的開始……

在瞻禮日上，我用所有時間扶助我的青年。在一週裡，我會去工廠或工場裡探訪他們。不但青年樂於見到一位朋友來關顧他們；他們的僱主也樂於管教受扶助的青年，

在瞻禮日上更是如此，因為他們面對更大的危險。（MO-En, 190, 197-198）

很大程度上的事實是這樣的：鮑思高神父「扶助」邊青，即表示要滿足他們所有真正的需要：食物、衣服、有瓦遮頭的住宿、一份工作、一個受教育（讀書）的機會、以及能善用「餘閒」。這簡直是全人推進或發展，指向了一個教育計劃——按照鮑思高神父的看法，這個教育計劃就是要產生成熟的人，「良好的基督徒和正直的市民。」

扶助作為教育策略

一般慈幼會和非慈幼會的文章只講論「扶助」是一

種策略。更加不好的是，他們只著重這策略「預防」的一面——「監察」，就是說教育者作預防性的，身體和道德上的臨在。然而我們應該清楚知道，「扶助」在那貧乏的「監察」意義上，並未能正確表達鮑思高神父扶助的意思，就算解釋為策略亦不足夠。鮑思高神父的意思是：在任何教育的境況下，對青年每種需要都能「臨在」和「可得到」。當然這包括需要時的「監察」，尤其在一間寄宿學校的環境裡。

我們說，扶助的目的是把學生置於在道德上不能犯錯的境地，以免學生走向滅亡。這是真確的，但對於鮑思高神父的整體教育承擔來說，這樣了解和實踐預防削弱了當中的意義，因此難免受到批評，而且真的有教育者這樣批評過。批評的重點在於這樣顯露了對人性悲觀的評估（尤其是青少年）、對罪惡有誇大和不合理的憂慮，而且是一種保護主義式的關顧，妨礙青年自由及負責任的決斷，阻止他們走向成熟的正常發展。

為回應這樣的批評，我們要指出新時代的心理學強調及早防範，保護少年免受傷害的重要。這些受傷的經驗，尤其在心理發展關鍵的階段，可能成為不能克服的障礙。除

此之外，我們應強調鮑思高神父的預防策略不只是設法防止罪惡的臨在，而是豐富於引導和建議，幫助青年作出自由及負責任的決定。

要使預防的活動成為教育性的，它必須包括：（1）預見青年的心理時刻；（2）容許預算過的、負責任的風險；以及（3）信任青年的理想主義和責任心。如果能滿全這些條件施行教育，再在充滿理智、宗教和親切的愛的教育環境下，加上互信的態度，「預防性的輔助」便是教育性的。正確的價值應加以維護，但自由仍是教育的基本條件。

鮑思高神父常強調教育者對青年必須有持續的臨在。在來自羅馬的信中，他強調這種臨在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在青年休憩消閑的時候。由於教育是基於感性的關係，只與青年在課室或其他正規的場合裡接觸是不夠的。教育者必須與青年建立一個長久的臨在，在學校以外所有情景中，尤其在玩耍的時間，無論小息、休憩、遊戲及一般的玩耍，這些活動皆讓教育者連繫青年，不再只是教師的身份，也是兄弟和朋友。

在信中，鮑思高神父這樣說：「愛他們所喜愛的，這樣，他們就會學習愛他們所不

大喜愛的，例如紀律、讀書、克己等。」當他問怎樣剷除互不信賴的障礙時，那個嚮導在（從羅馬來的信）夢中回答說：「跟青年來往要親切，尤其在遊戲時；沒有親切感，不能表示愛情，沒有愛情，不會產生信賴。誰想受人愛戴，必須顯示出他先愛人。耶穌基督可說是親切的導師，祂和幼小者在一起，就成為幼小的。慈幼會會士若只在教壇上出現的話，他只是一名教師而已，若和青年一起到操場上遊戲，他就成為他們的兄長了。〔…〕這種信賴心使青年和長上之間接駁了電流，將青年的心扉打開，讓長上認識他們的需要和缺失，這種愛情令長上忍受辛勞、煩惱、以及青年的忘恩與過錯。〔…〕若沒有這種愛情的話，則各樣事情都不能順利進行。〔…〕這些事怎樣發生呢？就是因為缺乏了「親切」的緣故。（從羅馬的信 1884）」

教育者在青年的園地裡與他們相遇，便能變成年青人的兄姊和朋友，因而打開信任之門。正是為了這個緣故，鮑思高神父極其著重在玩耍時與青年相遇，明顯地，這裡所說的「扶助」是正面的、建設性的臨在。

張冠榮譯

（譯自《鮑思高神父，歷史與精神》卷三，第四章，第四篇）